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 第三十四回 走隧道縱游奇境 閱工廠快得工觀

卻說寶玉因為游了冬景公園，看見了雪，猛然想起那浮珊瑚、寒翠石聚在一處房子裡，出了那些冷氣，更不知冷成什麼樣子了。在船上不過幾捆珊瑚，便的蓄水船凍了冰；在操場上露天擺著，那操場上也變了隆冬一般；若把房子圍住了，收著住那一股寒氣，正不知怎樣呢！我們妨先去看看也好，然而此刻不必去。且先到旁邊去逛了，看見報紙上有了佈告，再法不遲。」兩人說定了，便離坐給了酒資，覓路出園。寶玉道：「這園子甚有邱壑，結構得極好。可笑我在上海看見一處什麼味藷園，一片草地，上蓋了一所房子，就要算是花園了。」老少年笑道：「那還是文明國的式子呢，你敢笑他麼？」說著又走到了松林裡，再走了數十步，便覓熟了。老少年引寶玉到一個亭子裡去坐下，解開貂裘，坐了一會，又往外走。相離數十步，又有個亭子，二人又到裡面去，卸下貂裘，徘徊了半晌，覺得秋天新涼的天氣。又出了亭子，慢慢往外走去，老少年道：「這兩個亭子，專預備遊客出去時歇息換氣候的。不然游冬園的時候，總是夏天，從這大冷的地方，一口氣跑到了暑地上去，怕要受病呢！」說著，出了園門，便仍是赤日麗天，炎歎可畏。老少年走到衣服舖子裡，還了貂裘，算了賞錢。寶玉道：「幸得這家舖子，不然怎樣進去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要沒有這舖子，只得望而卻步的了，不然，就要從家裡帶了衣服來。」

當下二人走到一家隊車行裡，說明要僱車到智字第一區。行伙問道：「今天趕不到了，二位還是在車上住宿，晚上換人司車呢，還是在站上歇宿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我們沒有要緊事，晚上住站罷。」說定了車價，付了公，行伙便寫了一張票紙，交給老少年，開了一個房門道：「二位請罷。」二人便到房裡去。原來這隧車行的規矩，接應客人的行，是開在地面上，說定了價，付過了錢，便到隧道裡去。隧道另外有店舖，有伙伴招待一切。

當下二人進得房門，便有人接著，請到裡面，端了兩把椅子，放在當中，請二人坐下，這人便去開動機器。二人便覺得有點微微震動，一會兒竟慢慢的落將下去，原來這個正是隧道口，開動的是個上落機。二人落了下去。寶玉但覺得四面漆黑，抬起頭來，只見那隧門方方的一塊亮光在頂上。約莫落下了五六天光景，忽然間地火光明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已落在一間房子裡。落到貼地時，便又有一個行伙來招呼，照了票子，配了一輛兩人電車。老少人和寶玉出門登車，管機人也到了車上，開了電機，展動四輪，向前進發。

寶玉舉目看時，那裡像是個隧道，就和六街三市的夜景一般，燈火齊明。兩旁一樣是房屋，多半是車站、貨倉，也有販賣零物的店舖。地底純是鐵板鋪成，兩旁安設欄杆，欄杆之內，備人行走。十字路口矗起飛橋，乃是預備往來車多時，行路之人，即從橋上過渡，以免碰撞。抬頭看頂上，一般的都是梁、鐵架。約離半裡光景，便有一個大洞，乃是通到地面，砌成煙叢一般，以為輸出炭氣，納入養氣之用的。往來的車，風馳電掣般飛行如織，多半是載運貨物的。寶玉道：「怪道幾次行經鬧市上，只見有空手的行人，原來貨物都在底下轉運。真是一個世界，做成兩世界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地面上的大行棧，多半在隧道之上，以便開了隧口，就在底下起造貨倉，為往來堆積轉運之用。」寶玉道：「開了這麼深的隧道，又是縱橫如織，同地面官道一般，那陰沟又開在那裡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陰沟有兩處，地面上用的，在這隧道之上；隧道裡用的，還在底下。」兩人在車上談談說說，不覺到了戌初，車就停住了。管機人先下來，招呼二人到車站裡去吃晚飯安歇。寶玉入到車站，見一般的高堂大廈，遂揀定了住房，吃過晚飯，二人同到外面散步。這車站的後面，也有個小小花園，雖不十分寬，大而回廊曲徑，位置整齊。園中樹木旁邊，都點了地火燈，燦爛得猶如火樹銀花一般。賞玩了一回，方才安歇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早晨，用過早點，又上車起行，午牌時分，到了智字第一區，二人就在車站午飯，飯後方才坐了上落機，升到地面。出了車站，僱了一輛小飛車，到工廠裡去。先投了名片，多藝士便請相見。二人說明要瞻仰貴廠的話，藝士謙遜道：「弟深愧不能發明科孝，一切都是東方法先生指點的。二位要看機器，弟當先介紹相見。」於是命人請東方法出來相見，禮畢，寶玉便道傾慕，東方法也自謙遜。寒暄已畢，便領路請二人同去看廠，藝士也相陪同去。

出了客座，便登飛車，約莫走了四五里，方才落下。路旁一座極大廠房，門額上大書「制衣廠」三個字。四人同步進去，寶玉留心看時，只見十分空曠，也說不出他有多大，只見縱橫羅列的都是機器。東方法指著一面道：「這邊牆內便是棉花倉，牆上有一個大鐵筒，倉裡面另裝機器，把棉花由筒口送出來。」寶玉看時，果見棉花從筒口汨汨而出。旁邊便是松花機，隨出隨松，鬆了又推到別副機上，並不用人力。到了那副上，便分送到各紡紗機上去。每一個機上，用一個童子看著，便紡成紗。一面成了紗，便有機送到染機上去。各染機的顏色不同，青、黃、赤、綠、黑，各色俱備。染成了便由機器送到烘機上去，只在機上一過，那紗就乾了。經過了烘機，便到織機上來。這織機並不是織布，卻是織成衣服的。織成了衣服，便送到機上一個竹片架子上。那架子一翻，又翻到折疊機上，一件衣服便折好了。又另翻到一架上，便有紙包好，往旁邊一送，便有個紙匣接著，旁邊一個人便取起紙匣裡。那機上又推出個紙匣來，第二件衣恰好包完送到，便又裝在匣裡。寶玉看著那棉花從倉裡出來，直到織成衣服，包好裝好，竟不曾經人動手，直到裝好之後，才用人拿下來放到箱子裡。各架機的大小、長短尺寸不同，那紙匣上都印定了尺寸字碼，不能裝亂的。寶玉心中十分歎羨，猛然札起，向老少年身上的衣服一看，果然也是無衣無縫的。因說道：「貴境有了制衣廠，竟是可以不用縫工的了。」東方法道：「現在還不能，只因那皮衣還沒有想出法子用機器做，現在正研究這個法子呢！」又指著斜刺裡一行機器道：「這都是造紙的。先用竹頭、木屑、破爛棉花之類，入藥水缸融化，第二機漂淨，第三機成紙，第四機烘乾，第五機剪裁及上膠水，第六機成匣。這是第七印字及送到槽內的。」又指著包衣那機道：「這是從造紙第二分過來的。第三機成薄紙，第四機研光，第五機剪裁，第六機照尺寸疊成紋路，這是七機包衣，並送到裝匣機內的。一路過來，也不用人力。無論長袍、短襖，莫不齊備。非但長短、大小尺寸每機不同，並且分著厚薄。那如蟬翼的，便是夏衣；冬衣是厚及二分，又在衣底梳出絲絨。東方法道：「這個能代棉衣，只可惜及不來皮衣的暖和。這邊的機就同那做布衣一般，不過紡紗機改了繅絲罷了。」

看罷了出門，又坐飛車，到制槍廠去看。這個廠比制衣廠大上十倍都不止，那機器縱橫安置，何止萬千。寶玉不覺歎道：「真正大觀。」東方法道：「自從舍親華自立發明了電機無聲槍炮之後，政府驗過，便把全國應用槍炮，卻委與舍親辦理。舍親是終日研究新法，一經發明之後，都交與我做造，所以又轉委與我。這個廠是要供給全國槍枝槍彈的，所以大些。一切機器都沒有什麼奧妙，不過過裡是本廠自煉鋼、鐵、銅、鉛，送了礦石進來，便成了槍彈出去，較別國的廠家略勝一等罷了。」

寶玉遊覽一遍，見所有機件，都是靈巧異常，又逐一請教。東方法有問必答，寶玉十分歡喜。看過了，又到一間小小廠房。東方法讓到裡面帳裡坐下。先自巡了一遍，和眾工匠問了好些話。藝士對寶玉道：「這是考驗廠。一切未曾十分發明的，都到這裡試做。做的有了實驗，然後另建廠房。」寶玉道：「此刻試做的〔是〕什麼呢？」藝士道：「試造的許多種。這幾天有一種水靴，只怕可以成巧試驗了。」

寶玉正要問什麼水靴，東方法已巡畢回來，道：「這件東西實在難，只怕這回做的還不能用。」寶玉道：「請教是什麼東西？」東方法道：「家兄忽然發了一個奇想：他是醫擊專門，要研究一個製造聰明的法子，畫了圖來，叫做一副小機器。已經造了五個去了，都不合用。此刻又做第六個，只恐還不能用呢！」寶玉道：「在外面也聽說貴境大醫家要製造聰明，不知這聰明怎能製造？」東方法笑道：「這是家兄的狡獪，故意這麼說，以動人聽聞的。這聰明是一件無影無蹤的東西，如何製造得出來？大抵大的智愚，關乎腦筋的多少。他研究了腦的原質，就把這原質合起來，研了細末，加入藥料與及輕清之氣，叫人拿來，當聞鼻煙去聞。鼻竅通腦，借著腦中的熱氣，便成了腦筋，添補在上面，自然思想就富足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真是奇想天開了。但不知可曾試驗過？」東方法道：「就因為他先造了些少，叫一個童子聞，用驗腦鏡測驗，果然見那原質到了筋上，成了一絲腦筋。他才起了勁，

要大做起來。」說罷，引寶玉等去看那小機器。原來只有二尺來方的一架，中間除了機輪之外，還嵌著許多玻璃器具、瓶管杯匣之類，不一而足。東方法指著道：「這個匣是盛藥料的。這個瓶是原質的，這個管是納入清氣的，那個管是輸出濁氣的。這邊輪動是調藥，那邊機輪動是把清氣化入原質裡面的。」寶玉只是嘖嘖稱奇。

藝士又指旁邊一處道：「這就是做水靴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方才要請教，這水靴有甚用處？」藝士道：「穿了這靴，可在水面行走，並且行的甚快。」寶玉看時，那裡是靴，可水面行走，並且行的甚快。」寶玉看時，那裡是靴，卻是兩艘平底小船。七寸來寬，二尺來長，用白金做的船殼，裡面無數的小機輪，中間有一個空處，恰是一隻腳位大小。上面裝上可及膝，扣緊了上面，水自不能灌進裡面。機輪鼓動，在水面上，不煩舉步，自能前進。前回做好試驗過，因為轉彎回頭不大靈動，所以重新改良的。」

寶玉看見旁邊一輛飛車，在那裡裝配，因問道：「飛車久已有驗的了，不知為甚還在這裡安配？」東方法道：「這是新近試做的，飛行極速。打算飛升起來，便趕著太陽走。譬如今天正午飛起，便往西依著太陽軌道去，一路趕著太陽都是正午，到明天正午仍回到此地。」寶玉吐舌道：「竟是一晝夜環繞地球一周了。」老少年笑道：「這個車落成之後，我贈一個佳名。」東方法道：「請教什麼佳名？」老少年不慌不忙，說出個名字來。

要知說的何名，且聽下回分解。